◇生活空间

不给谁看

[徐州]张宏宇

微信朋友圈有个功能:“不给谁看”。作用是屏蔽指定好友查看这条动态。也就是说,你发这条内容的时候,对不同的朋友设置了不同的可见权限,做了区别对待。起初我并没太在意这个功能,后来才发现事情远没这么简单。

我有一个朋友,向来主张“事无不可对人言”。他的朋友圈,日日更新,有一回,我见他发了一张照片,在医院走廊里,他老父亲躺在推车上,看着形容枯槁,配文写着“今天陪老爷子做检查,情况很严重,但希望没事”。我总觉得这种场景,实在不该发圈。可转念一想,他或许是真情流露,在这段特殊时刻里,值得记下来吧。可没过多久,我又刷到他,那条已经不见了。私底下问起来,他支吾了半天,才说:“老爷子看见,骂了我一顿。说他自己还没死呢,就让我给挂着号了。”我听了,觉得这骂声里有种说不出的真实。这真实是关起门来的,是父子之间的,一旦晾在众人眼下,味道就全变了。

由此我想到,“不给谁看”这个功能,实在是极有用处的。它像是我们从前住平房时的那道门帘,夏天里掀着透气;有人来了,放下来遮着。来的是自己人,或者送水的、收电费的,帘子一掀就过去了。来的是不尴不尬的亲戚,或是专爱打听“你家媳妇怎么还没生孩子”的街坊,那帘子便放得严严的。如今这道门帘,变成了手机里的一行小字,勾勾选选,便把人隔在了外头。

隔开的是些什么人呢?我替自己数了数,倒也有趣。

第一类是父母,也是最关心最关注我们的。我们发那些励志的、加班的、读书的,他们看了便欢喜,觉得孩子在外面“上进”。可我们发那些喝酒的、旅游的、半夜里无病呻吟的,他们便要担心,要打电话来问:“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?”于是渐渐地,给父母看的,只剩下一个光鲜的、安全的、仿佛永远在“正轨”上奔跑忙碌的我。那个真实的、有时想瘫倒、有时想骂人的我,便被我藏在了“不给谁看”的名单里。

第二类是同事,这更微妙了。领导的微信是必加的,加了,便等于把自己的后花园门朝了他的办公室开。你发一张周末钓鱼的相片,他看了,或许觉得你“闲得很”,你发一句“累成狗”,他又或许觉得你“态度有问题”。于是你学会了分组:给领导看的,是转发的工作链接,配一句“学习精神”;给同事看的,是偶尔的加班夜景,以示“同甘共苦”;至于那些真正在火锅店里笑得口歪眼斜的、在KTV里唱破了音的,便统统划进“不给谁看”的圈里。这圈里的同事,平日里跟你一个食堂吃饭,一个会议室开会,你以为你们是朋友,可一到这时,你才发现,原来他还在你的“别人”那一堆里。

第三类说来惭愧,是那些过得比你好的同学。从前在学校,大家一样的穷,一样的傻。如今呢,有人开了公司,有人当了处长,朋友圈里不是高尔夫,就是欧洲游。你若是发一张自己种的菜,配一句“绿色生活”,可架不住他看了,在底下评论一句“哥,这菜没上化肥吧”?你便觉得这话里,像藏了根鱼刺,吐不出来,咽不下去。

我想起一件往事,从前住大杂院时,对门张妈有个规矩,家里吃炖肉,必得关了院门,拉了窗帘。她家的肉香,却偏偏顺风飘过来,孩子们馋得直流口水,脚底下像粘了胶水似地挪不动步。有一回,她家小儿子端着一碗肉蹲在门槛上吃,被张妈一把揪回去骂:“关上门吃!让人看见,像什么样子!”那时我觉得张妈小气。

如今想来,她小气是小气,可那小气里头,有种朴素的聪明。她知道,日子是自己的,肉香是自己的,让人看见,便不只是自己的了。微信里的“不给他看”,大约就是张妈的那扇院门。门里是我们的喜怒哀乐,是我们的狼狈与得意,是我们不想解释,也懒得解释的那点人生。

◇尘世写真

“螺蛳壳”

[上海]朱天禄

刚到上海那年,租住亭子间,十来平方米,一家三口挤得转不开身。床靠墙,桌靠窗,箱子摞在墙角,走路得侧着身子。我站在屋里发愁,隔壁阿姨推门进来看了看,说:“螺蛳壳里做道场,怕什么。”说完卷起袖子,帮我归置。

阿姨姓沈,住隔壁,面积比我们这间还小。她屋里一只五斗橱,上头摆梳妆镜,镜子前一排瓶瓶罐罐。吃饭时铺块花布,就是饭桌。孩子放学回来,抽开柜门,搁上木板,又成了书桌。床底下塞着几只旧箱子,一摞一摞,码得齐整。墙上一排挂钩,挂围裙、挂雨伞、挂买菜的布袋子,各在各的位置。我问她:“这么小的地方,怎么搁得下这么多东西?”她说:“东西不怕多,怕乱。”

我学着归置。箱子按大小摞,常用的搁外头,不常用的塞里头。墙上钉一排钉子,铲子、抹布、孩子的书包,都挂上去。床底下腾出一块地方,搁米缸。屋子没变大,腾挪的余地倒大了。走路不用侧身,坐下能伸直腿。

沈阿姨还教我错开时辰。她家做饭比我家早半个钟头,等我炒菜,她已吃完。灶披间就那么两个灶眼,错开来,谁也不碍谁。洗脸也是,她先洗,我后洗,热一壶水够两家用。我说:“阿姨,你这算盘打得精。”她笑:“什么精不精的。地方小,就得会安排。”

有一年夏天,热得厉害,屋里闷得像蒸笼。老家亲戚来,夜里睡觉挤不下。沈阿姨招呼我女儿去她家搭铺。地板上铺一张席子,她女儿睡一头,我女儿睡一头,中间搁只西瓜,夜里一人一半拿勺挖着吃。女儿回来说躺在地板上,能看到窗外一小块天,星星亮着。

后来我搬过几回家,房子越住越大。可归置东西的习惯留了下来。每样东西有固定位置,用完归位。老伴说我毛病多,我说这是上海人教我的。她问哪个上海人,我说沈阿姨。

前些日子路过老弄堂,特意进去看了看。亭子间还在,窗户换了新的,里头住着一户年轻人。我站门口望了望,没好意思进去。沈阿姨早搬走了,房子转了几手。可我站那儿,好像又听见她说话:“东西不怕多,怕乱。”

繁星 水仙题图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